

# 在泷喉马埗，回望百年烽烟浪潮

林瑞荣



罗太盆地新貌

(邓衍韬 摄)

“夔门天下雄”。长江三峡的“门户”，第五套人民币 10 元纸币背面图案，就是夔门。

今年夏天，我到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的故乡云浮罗定市罗镜镇采访，特地跑了一趟当地的“泷喉马埗”——在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主题宣传中，我想去看看先辈走过的“足迹”。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小型的“夔门”。

泷喉马埗，在美丽的罗太盆地北部。泷喉，泷江之喉也；马埗，是泷江穿越峡谷的这一段，水流湍急、深切河床，犹如马车车辙之“埗”(在当地方言中指深沟的意思)。站在水边，看那汹涌的急流，仿佛可以冲走一切。

泷江，罗定江别名，古称泷水，这条又被称为南江的西江支流，发源于罗定南部的群山中，全长 201 公里。泷江上游的罗太盆地，是蔡廷锴出生长大的地方。

罗太盆地，群山环绕，包括有今罗定市罗镜、太平、分界等镇，这里众水归聚、平畴沃野、人烟稠密，犹如天府之地。罗镜河和太平河在盆地北部官渡头交汇，然后称罗定江向北穿过泷喉马埗，走出盆地。

泷喉，是一处类似夔门的地方。两边高山耸峙，马埗水道河床变窄，水流变急，河中乱石暗礁遍布。

解放前，泷喉马埗是南江航道通往罗太盆地的必经之路。蔡廷锴晚年 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写道：

“在西江南岸，一条支流，名叫泷江（亦称南江）。这泷江极其迂回曲折，终年淤浅。夏天水涨时，短时间内可以航行浅水电轮。除此时期外，所有交通运输，就只有狭小的篷船。

……

双喉马埗，为乱石河床，水道狭窄曲折而湍急，蛮石当中，几不知水道。篷船顺流急驶，无法可使稍停，如船夫技术不纯熟，篷船必为乱石所碎，是以一般行旅，都不敢坐船经此奇险的双喉马埗。

可是罗镜船夫，却具神妙的驾驶术，当篷船将到双喉马埗，船夫便请搭客一律卧下，他们便放下船篙，换取两块小木凳，站在船头，目不转睛的看着当前，用手向着舵的做着手势(笔者注：原文如此)。那时篷船顺流急驶，

有如奔马，直奔屹立河中的蛮石，真是间不容发；而站在船头的船夫，就使出绝技来，不知怎样拨了两桨，篷船就转弯在石前擦过，才度过这奇险的双喉。罗镜船夫的绝技，在别的地方，我想是很难见到的。”

文中的“双喉”，即泷喉（罗定粤方言“双”“泷”两字读音相同）。现在，南江水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泷水依然奔流。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在火车、汽车还稀罕的时代，水路再艰险，效率也比靠脚板走路高。站在马埗水道边，我忽然想到，在抗日战争烽火纷飞的艰难日子里，有多少有名的、无名的英雄，顺着水路，走出大山，走上抗日前线。

世人熟知百万川军出川的壮举。抗战时，数以百万计川人走过夔门、穿过三峡，首先接受“瞿唐滟滪堆”的考验，然后奔赴各地的抗日前线。

其实，在 14 年抗战史上，岭南广东也不应少了那浓重的一笔——南粤子弟是早早走上抗日战场的重要群体；整个抗战时期，广东有近百万子弟投入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百万出征三千归”，虽是文学夸张，也足见悲壮与英勇。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袭击上

海，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这支主要由南粤将领、广东子弟组成的第十九路军，他们以简陋之师血战装备精良日军 33 天，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成为我国抗日救亡斗争史上的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是广东人。军中将士有数千人来自今云浮地区，其中以罗定人居多，而来自罗定江航路边的罗镜、罗城、索龙、生江、泗纶、黎少、船步等镇的人尤其多。

蔡廷锴 18 岁那年，乘船到罗定参加广东新军，开始走上军旅生涯。在 20 世纪初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他也许就是为了谋一条摆脱穷困的“出路”。在随后 30 多年的戎马倥偬中，他多次往返家乡，很多罗定年轻人跟他到外面“捞世界”。罗太地区的青年，应该也是走过泷喉马埗。在那个时期，从罗定江到西江到珠江，一大批云浮人顺水而下，走出山区，卷入了时代斗争求家的洪流。

朴素的爱国情，从来没有因贫穷落后、因来自大山深处而变得淡薄。鲜为人知的是，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对日本的侵略义愤填膺，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深恶痛绝，当年底，他在第十九路军中选了六千

名官兵，准备翌年正月前往东北抗击日军，后因上海形势紧张而没成行。

“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蒋光鼐、蔡廷锴在一·二八战事爆发次日发表的抗日通电，字字铿锵。他们勇于孤军抗日，赤子丹心，昭如日月。他们身后数以万计的南粤子弟，背上的步枪、大刀、竹笠，尽见寒酸，却是不朽之勇毅。

是什么让这些衣着单薄，装备简陋的南方子弟，成建制地站了出来？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家国召唤，挺身而出，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他们以身许国、精忠报国，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虽九死而尤无悔。

最深厚的爱国情怀，植根在伟大中华文化中，也体现在其重要支脉的岭南文化中。

有研究者说，岭南文化的本根，是家国情怀、忠肝义胆在烽烟与浪潮中铸就的铮铮风骨。

广东，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上，是民主革命重要策源地、近代工业与改革开放前沿、思想文化启蒙重要中心。

从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到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探索救国富强方案；到大革命时期掀起民主革命高

潮，出现了叶剑英、苏兆征、张太雷、彭湃、邓发、林伟民、叶挺等工农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广东在近代史上的分量和贡献，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当代，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从创建特区“先走一步”到“杀出一条血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从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广东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为推动全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示范、提供了借鉴。

岭南广东，地处中国南疆，濒临南海，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铸就了向海而兴的地域特色。而岭南大地水系纵横，千山拱卫，西江、东江、北江又把平原山区连成整体。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及本土百越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务实重商、开拓创新的岭南文化。而岭南文化中的革新意识与家国情怀，尤为广东近现代史上最鲜明的底色。

西江右岸，岭南云浮，则书写了其中山海相融的重要篇章。数千云浮子弟浴血一·二八淞沪战场，获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邓发，广州起义赤卫队副总指挥梁桂华，八路军总部“红管家”的叶季壮……云浮英雄辈出。从山到水的赤子丹心，是岭南文化、时代浪潮的浓重注脚。

如今，罗太盆地物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当年的篷船已不见踪影，唯有山河依然如此壮丽。马埗口处，云茂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飞架南北，山区已然处处是通途。奋进“百千万工程”，正在书写新时代山海相融的新篇章。几经疏浚的马埗水道，也让罗太盆地告别“逢台风雨必淹”的历史。

在泷喉附近的罗镜镇射台村，第十九路军将士后人彭万浩的家中，只保留有他父亲当年转战沙场所携带的一个旧皮箱，父亲浴血上海的事迹，在他的记忆中，片段已经不多，但在他心中，南粤子弟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抗战，值得后人骄傲。

那无数个体的英雄故事，或许有部分会沉到历史长河深处，但他们共同铸就的文化精神，永远熠熠生辉。

## 好日子

邹秀云

张海早早地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他在几个月前已经预约了这个日子。也许是受他妈妈的思想影响，他坚信结婚一定要挑个好日子，婚后才有好日子。

但是张海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女友李丽。他打电话给李丽，打了几次，才接通，电话里头传来李丽疲惫的声音。

“哎，你怎么还没来呀？快点呀，好不容易才约到这个日子，拿到了最好的号，别错过了。”张海焦急地催着。

“我昨晚闹肚子，一夜没睡好，今早起得有点晚，现在赶过来。”李丽声音有点沙哑。

“快点呀！”张海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随即挂了电话，双脚焦急地踱来踱去。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一大早，一对对准新人有的带着亲友团，有的带着朋友团，陆陆续续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等候登记。张海孤零零地站在一旁，看着一对对对准新人有的在整理妆容，有的在拍照。

张海焦急地看着手表，时间一到，大厅里的电子屏幕上就显示了预约登记的号码，并且叫号。他盯着屏幕上的登记号码，一个号过去了，两个号过去了，眼看就要轮到自已了，张海双手紧攥，额头上渗出汗，胸膛如波涛起伏着。他跑出生民政局，站在马路边，望着马路的另一边。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张海感觉过了半个世纪。终于，李丽出现在对面，张海像见了救星，他用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喊道：“丽丽，快过来！快过来！”

但此时恰好是红灯，李丽站着一动不动。张海不停地向她招手，“快过来！快过来！”

李丽还是纹丝不动，张海跺着脚，脸涨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暴起。终于，红灯转为绿灯了，李丽快步走来，张海箭一样跑过去，一把拽着李丽就往民政局跑，还边跑边说：“你这个死脑筋，还等什么绿灯，别耽误了大事！”

刚进了民政局，就听到叫号，张海一听，正是自己的号，“幸好来得及，来得及！”张海松开李丽，伸手在裤袋里掏出证件。转头对李丽说：“快点把证件拿出来。”

李丽漠然地站着，脸有点苍白。

“还等什么？快把证件拿出来登记呀。”张海的声音带着愤怒。

“我不想登记了。”李丽坚定地说完这句话，转身离去。

张海一把拽住李丽，眼里几乎喷出火，“好不容易等到好日子，怎么说不登记就不登记？”

李丽用尽全力一把甩开张海的手，“好日子？刚才过马路，让我闯红灯，你连我的死活都不顾，只顾着你的好日子。我身体不舒服，你也不关心，结了婚还有好日子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海愣在原地，今天真是他的“好日子”啊。



秋涧泉鸣图

（徐景科 画）

## 奶奶的铜壶

黄汉宜

在心里。

我听母亲说，奶奶临终前曾陷入谵妄，撕床单，摔碗碟，唯独把铜壶紧紧抱在怀里。弥留之际，她忽然清醒，挣扎着要下床，枯瘦的手指向门外，反复念叨：“孙儿呢？孙儿呢？”最后立下口头遗嘱：铜壶由我继承。等我从外地赶回家时，只看到奶奶带着牵挂的遗容。我接过铜壶，顿时恸哭失声，心中发誓：奶奶啊！您放心，我一定不负您重托，完成传承铜壶的使命。

妻子对这把铜壶爱不释手，说它是无价之宝，总是轻拿轻放，小心使用。可后来，我竟然一时糊涂，差点把它卖给一个上门收破烂的小商贩。那天，要不是妻子突然回来阻止，一记耳光重重拍在我愚蠢的脑门上：“猪脑，奶

奶留下的传家宝，你也敢卖？”我就被那个不怀好意的小商贩给忽悠将铜壶给便宜卖了。

后来搬去县城，每次回老家，我第一件事，总要先去擦拭这把铜壶。擦着擦着，镜面似的壶身上仿佛就映出了奶奶亲切的笑脸；用它煮茶时，氤氲的水汽里，好像又听见她哼着古老的茶歌。孙子好奇地摸着铜壶问：“爷爷，这铜壶有魔法吗？”我点头：“嗯，它装着你曾奶奶的魔法，能让爱一直传下去。”

这把铜壶，是时光的容器，盛着奶奶对生活的热爱；是血脉的信物，连着几代人的牵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让我懂得：真正的传家宝从不是器物，而是它传递给每代人心永不熄灭的温度。

## 又闻桂香

庞步高

晨雾还没散时  
风裹着香扑鼻而来  
缀满金粒的桂枝  
绿叶叠着绿叶  
把花儿捧得紧实

想象的瞬间  
尘世退得很远  
只剩这缕清香  
漫过眉间心头  
飘散在九月微雨中  
地上那薄薄的一层黄  
像是谁漏了半米阳光  
躲在窗帘后  
仿佛婴孩的呼吸  
把日子裹得柔软

它开得不张扬  
只把秋天的明媚  
酿成这一口香  
等繁华落尽  
这缕香，还在岁月里  
慢慢长



## 秋日的足音(外一首)

王连生

秋日的足音  
踏过金色的田野  
温度恰到好处  
日子不长不短  
空气中弥漫着稻香  
那是儿时奔跑的方向

秋日的足音  
掠过宁静的村庄  
脚步不紧不慢  
枝头挂满了希望  
那是童年时的向往

秋日的足音  
依旧那么清朗  
可当落叶铺满小巷  
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玩伴

### 秋韵里的母爱

秋天 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回家  
金风拂过田野 丰收的序曲奏响  
玉米挺立 高粱红了脸庞  
像是母亲的儿郎 个个壮实又昂扬  
母亲的双手 温柔又有力

苹果羞涩 葡萄晶莹  
她们是母亲的女儿 灵动又聪慧  
在阳光的沐浴下 她们的脸庞泛起红晕  
像是母亲的笑 温暖又明媚  
母亲穿梭在果园 葡萄架间

她把女儿们轻轻拥入怀中  
她们的香气 弥漫在秋日的风中  
那是母亲的爱 细腻又浓情  
母亲的背影 在田野间渐行渐远  
她带着孩子们 走向温暖的家园

那是她用勤劳筑起的港湾  
是孩子们永远的依靠和眷恋  
秋天的大地 是母亲的舞台  
她用汗水和爱 编织着丰收的未来  
孩子们就是她写的最美的诗篇

## 九十抒怀

陈维威

泮水思芹九千秋，  
荆棘载途志不愁。  
人生可贵夕阳在，  
犹见西江月水流。

